



时代人物感怀

文怀沙表叔谈文怀沙 恭鸣起

文炜 著

文怀沙表叔谈文怀沙

寻亲记

观文老央视题字主讲“结绳纪事”有感

岂能把报纸当法院，把新闻单位当组织部门？

文怀沙的年龄与学问（刘墨）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代 人物 感叹 / 文炜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9年12月

ISBN 978—7—5317—1755—3

春秋行丛书 主编 崔春昌

I. 时… II. 文… III. 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40602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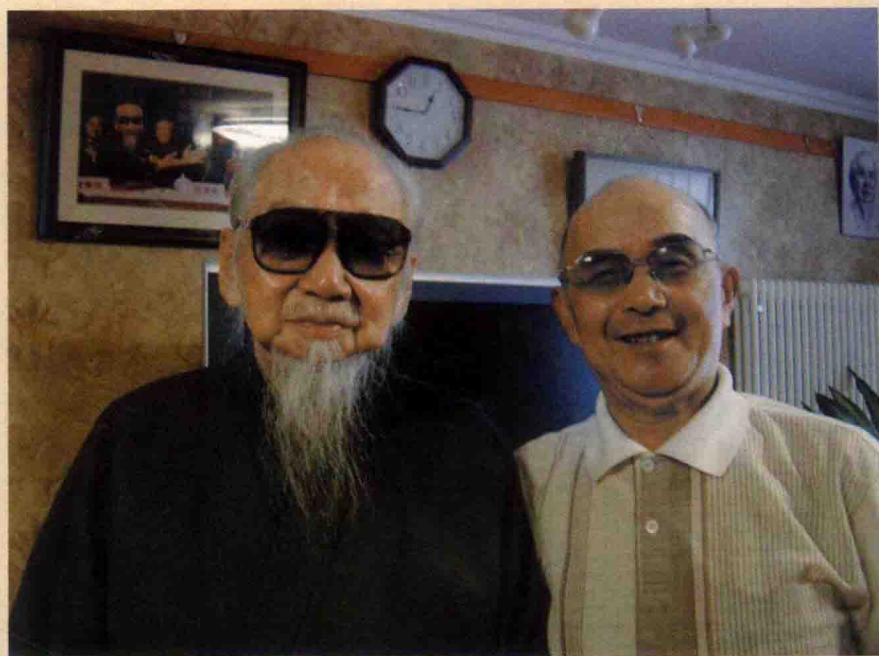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时代 人物 感叹
作 者	文炜著
责任编辑	宋玉诚
责任校对	午 马
封面题字	黎 鸣
装帧设计	刘 鹏
出版发行	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105栋1号
版 次	2009年12月第一版
印 次	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 张	4.5
字 数	100千字
印 数	1-500册

统一书号: ISBN 978—7—5317—1755—3

定 价: 38.00 元



文怀沙丰姿



作者与文怀沙合影

琬 璵 紛 其 繁 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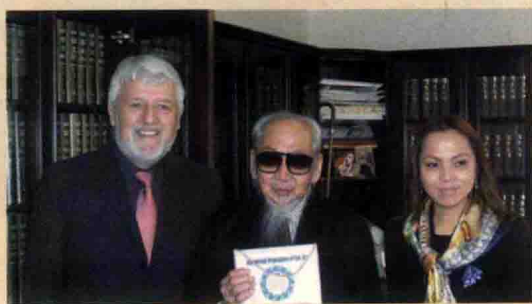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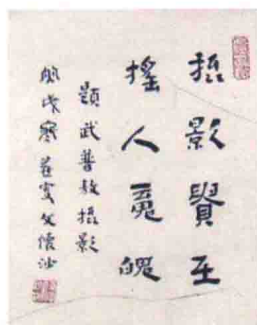
小石公座前能
見游夏女史猶
旭初公座前得
見沈祖棻女史
宜乎南海初見
呂碧城女史便
爲之辟席也

壬午年嘉平

梅觀山卷筆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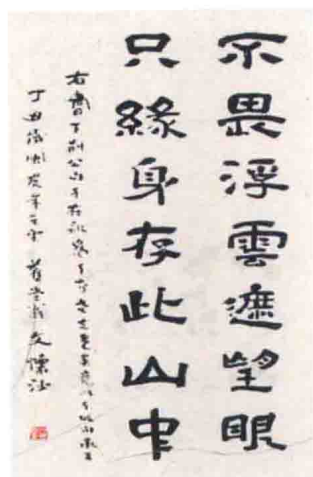
文懷沙





文怀沙接受联合国教科文奖





七绝

——题赠文怀沙

文 炜

至亲挚情非矫揉，

浑然天成一本书。

今世离聚太传奇，

理所当然归侄翁。

注：我与怀沙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离别，六十年后在北京重逢，他称我表叔，然比我大二十岁，故叫他“侄翁”为宜。

序

我和怀沙重逢和握手，历经六十多年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似乎是个很奇怪的事，但也是很正常的事，所以本书书名，正题用了“时代·人物·感叹”，而副题却出现了“表叔谈怀沙”词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，我们不仅相逢，而且相认；我们不仅是表亲，我还比他高一辈。相信此事不会带来更多麻烦，否则有人会说 he 只有六十六、五十五了！我们重逢的故事并不复杂，过去相处也很短暂，亲情关系也不厚实，但我觉得从我们重逢这段故事中所折射出来的时代和时代人物，却是令人玩味，甚至值得感叹的！所以我把一些回忆和记载作为本书上篇的内容。

在此期间，怀沙又遭到年龄等问题的质疑，我当然很惊异。因为我们分别后相隔太久，彼此经历无从了解。但我毕竟是有些经历和知识的人，头脑也没简单到那个程度，德性也没差到极点——人家出名红火时就往前紧靠，遇到麻烦

时就避而远之一一，而是非常关注这件事，从媒体网络上了解事态的发展，搜集有关资料，撰写评论文章，并通过短信电邮和文老助手联系，把上述资料和我的看法不断传输过去。在得知文老身体精神都好，没有因此事受到影响时，我感到非常欣慰！我把我写的回忆记载、评论资料打印成册，今秋去京和他见面第二次握手时，亲自交到他手上。他看了以后，也非常高兴！因此，我把我写的评论文章作为本书下篇的内容。

此外，关注文老的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很多读者、网友、学者、名人……，他们也写了很多评论文章。我从报刊网络上搜集到一些，作为附录编入本书，供大家参考。没有一一徵询原作者的意见，不妥之处，尚祈见谅！

2009年10月30日

时代 人物 感叹

上
篇

文怀沙表叔谈文怀沙

寻亲记	/002
抗战胜利后我所见到的文老	/006
观文老央视题字主讲“结绳纪事”有感	/012
世纪的握手	/014
感叹我们的时代 感叹时代的人物	/017
活着，当象老文头	/022

时代人物或事

——文怀沙表叔谈文怀沙

文炜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寻亲记

——阔别一甲子，终于见怀沙

世间真有这样的奇事，在我和表亲文怀沙相隔六十年后，终于在2007年8月30日，在北京医院见到了他！

事情还得从六十年前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说起。结束战乱，一个偶然的机，家人得知怀沙也在重庆，他到南岸乡下来看望我们，给当时刚刚初中毕业的我，只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：一个是他三十多岁就留了一把山羊胡子，像貌特殊；二是他带我去过一个悼念民主运动英灵的挽联现场。其他的事情，由于此后我们分别飘荡于国共内战、运动动乱、改革开放的浪潮里，在我脑子里已荡然无存！

九十年代后，国内影视业迅猛发展，在一部《聊斋》电视剧中，我第一次看到文怀沙的名字，那是他给这部电视剧片头的题名。啊，他还在！他在哪里？在干什么？尽管脑子里有这些思绪，但是仅凭一个片头题名就想找到一个人，那是难上加难的！

由于儿子去美留学定居，我和老伴得有机会去美探亲旅行，多次往返于大洋两岸。儿子考虑到我们的收视习惯，特地在房顶上安装了一个“小耳朵”（卫星电视接收天线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收看到央视四套国际频道节目，其中《中华医药》栏目，更是我们关注的内容之一。事有凑巧，一次在收看这个节目时，居然看到了文怀沙！这让我十分惊异！啊，他还健在！而且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里，回答主持人洪涛的提问。九十多高龄的他，依然是童颜鹤发，神采奕奕，一把山羊胡须，一下子勾起了我几十年前的记忆。而此

次访谈的主题，也正是为什么文老历经坎坷，身子骨还保养得那样好？那么乐观、开朗、健康、向上？文老还当场书写了“正、清、和”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，并做了生动的解读。一个小时的访谈节目看完，让我兴奋不已，受益非浅，后来又看了一次复播，但仍觉意犹未尽，就打电话叫我国内的女儿，电询《中华医药—洪涛信箱》，能否代刻一盘此次访谈的光盘，并顺便询问一下和文老的联系方式。答复是“代刻光盘可以，联系方式没有”，个中原因，不言自明。尽管我后来收到了那个光盘，但心中难免留下遗憾！

2007年秋，儿子、儿媳及两个孙子全家自美回国探亲旅行，我们老俩口陪他们去北京玩。抽空我和老伴单独拜会了几位在京好友。一次在著名作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黎鸣先生家里，欢谈之余，他欣然命笔为我题写了一幅唐诗；接着环视宽敞客厅四壁，为我介绍他和友人的书画作品。在介绍一个大幅国画作品时说：“这是周逢俊先生画的，他可是文怀沙的关门弟子呵！”听到“文怀沙”三个字，我不禁心里一怔：“怎么，你也知道文怀沙？”“怎么不知道，我在著书之余，常常同周先生切磋书画，当然知道他和文老的关系。”“那真是太巧了，我和文老有亲戚关系，我正在找他呢！”接着，我把和文老的情形大略说了一便。热心的黎鸣先生立即打长途电话，询问正在东北参加活动的周先生关于文老的电话、住址。周的答复是听说文老身体不适住院，要去探望最好征询一下家属的意见，接着告诉了电话号码。打过去果然不错，但却是文老孙女接的，她说奶奶去医院看爷爷，不在家，你们自己去医院吧，住的是北京医院高干病房813室。得到这个结果，我欣喜万分，急忙告辞，直奔医院，但却一盆冷水，吃了闭门羹！原来医院管理规定，要打病房住院者家属手机，得到同意，有人出来接，方能登记进去探视。天啦！我们怎能知道文老家人的手机号码呢？走到门口

都见不到了，只得泱泱地回到宾馆。我几乎灰心丧气，感叹机会虽好，但却落空，因为我们已买好明天（8月30日）晚上去上海的车票，送儿孙们踏上返美的归程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这次不可能见到文老了！老伴坚持晚上再打电话到文老家中试试。我正在犹豫间，她拿起电话就打，还居然成功了！电话是文老夫人旭嘉秀女士接的，在听了我们的情况述说和要求后，慨然应允第二天下午三点去北京医院见面，并告诉了秘书的手机号码。得此佳音我又兴奋起来了，定了一个花篮，次日下午三点准时到了北京医院。有两家探视，前面一位女士进去五分钟就出来了，秘书又出来接我们进病房。文老靠卧在病床上，虽处病中，但神情自然，形像和电视访谈节目看到的一样。尽管我心情激动，但考虑到这是病房，乃压低了声音，自报家门：“我叫朱文炜，我母亲文禧德，湖南衡山人，抗战胜利后，我们在重庆见过面，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：一个是你的山羊胡子；一个是你带我去过一个悼念民主运动英灵挽联的场所……。”文老听得很仔细，当中还插了一句：“你有个哥哥参加过空军？”“是的，我有个哥哥参过军，但不是空军，是杜律明将军的远征军，在缅甸密支那、印度列多打过仗；后来又转到孙立人的新一军……。”“哦一。”文老抚髯称是。由此我深感文老的记忆惊人！“想不到重庆一别，整整六十年了！”我感叹地说。

“不，六十一年了！”文老纠正说。呵，想不到他的思维那样精确！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是四六年呀：“不错，是六十一年了。能见到您真不容易啊！”我应答说。“你是文家的血脉，但时局动荡，我们聚少离多，也是无可奈何！”文老也感慨地说。在叙说别衷以后，文老又坦诚地告诉了我们他的病情：“七月份摔了一跤，八月初头脑剧痛，一查脑溢血，还好，只是毛细血管渗透。经好友和医生建议，采取保守疗法，已逐渐康复……遵医嘱，不能和访客

握手，不能拍照……怠慢之处，请你们谅解。”“哪里，哪里，见到您就是荣幸！希望您保重身体，早日康复！”我应答着。一看手表，已经一刻钟了，连忙点头示意，和文老告别；和两旁的文老夫人、秘书握手告辞。在当晚去沪的软卧上，我几乎一夜未眠，都在回想着白天让人难忘的这次世纪的重逢！

回到南京居所后，由于文老年事已高，且在康复之中，就没有和他直接联络，但我一直和他的助手保持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联系，并且是网络上“三得斋”的常客，由此得知文老很快康复出院，恢复正常活动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！

2009年7月10日

抗战胜利后我所见到的文老

重庆,著名山城,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。抗战胜利后,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表亲文怀沙。

那时我已上高中一年级,正在随家人等待船票,好复原东下,寻找已先期去上海的父亲。母亲文禧德,出身湖南衡山文氏世家,知书达礼,为人宽厚,但在战乱时期,也只能在家操持家务。幼时常听母亲诉说亲朋家事,讲到文老父亲倜生、伯父汉生时,更是赞誉有加,说他们是年轻有为的抗日少壮将领,还说倜生的儿子怀沙学问很高,很有出息。当时重庆是日寇轰炸的主要目标,经前几年的狂轰烂炸后,后几年因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和二战爆发,虽趋于缓和,但人们仍处于逃难和谋生状况,生活非常艰难,有的家庭妻离子散,有的亲朋天各一方,即使亲友身处同一城市,也不见得能相聚相会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文老早已也来到重庆,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见到他的原因。

抗战后期和胜利之后,重庆工农生产和商贸市场逐渐恢复,甚至出现某些繁荣景象:街头出现一些霓虹灯,妆扮得山城有些漂亮;美军剩余物资也涌到这里,人们可以吃到克宁奶粉,抽到骆驼牌香烟,甚至看美国电影;报纸广播也活跃起来,视听不再闭塞,国民党的《中央日报》,共产党的《新华日报》,人们可以在街头随意买到……。长兄文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现了文老的踪迹,他也在重庆!

长兄文韬也是生长在北京，抗战前一直和几个姐妹在北京念书，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们逃到武汉与家人会合，开始了逆江西上的逃难旅程。而文韬兄支身参加抗日宣传战地服务团，辗转广西、湖南，虽然听说怀沙也在这些地方，但想见到也是很难很难的。想不到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发现了他，那是在报纸刊登的《对时局的宣言》上看到了文怀沙的签名。

文韬兄比怀沙年小几岁，本来也是热血青年，但抗日时局进展不大，节节败退，热情大减，退出战地宣传，来到大后方重庆与家人团聚。起先在一家小煤矿做会计，并在附近北碚夏坝上海迁来的复旦大学会计系半工半读，弄到毕业，胜利后在重庆市区金城银行下属公司任职。此刻从报上得知怀沙也在重庆，惊喜过望，竭力打听，终于在一所民居找到了他。二人时而在居所，时而在茶社开怀畅谈，得知八年抗战彼此的经历：怀沙确实在桂林、湘西等地从事抗日活动，在皖南甚至因发表《对时局的声明》还坐过牢；抗战中期来到重庆，和郭沫若、柳亚子等文化名人一起从事文化救亡工作，但因受到当时重庆苟安一隅、醉生梦死的气氛压抑，深感报国无门，无所事事；如今迎来胜利，反到唤起精神，倘若国共合作，则可休养生息，治理国家，繁荣教文，因而和诸多爱国民主人士，共同签名，发起废除党禁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《对时局的宣言》。家兄文韬面对怀沙的奋斗经历和精神，虽深感敬佩，但也察觉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：自己虽也投入过抗日救亡运动，但受挫以后，这些年来已习惯于求学就业，孝亲尽悌，忙时算帐数钱，闲时跳舞看戏，准备成家立业的市民生活轨道，似乎越来越看不清时局，听不懂政治了，这就成了他俩日后不可能走得很近的原因所在；怀沙也看出这一点，交往中，并没有要他加入民主运动的意思。听说姑奶（这是我大哥的记忆，怀沙父亲管我母亲叫姑妈，这